

到底谁是中国未来文学界的领军人物？

首次对22位中国少年写作天才的心灵访谈

八十年代

Ba Shi Niandai

成名？

韩寒、郭敬明等人成名的心路历程

主编：小饭

长江出版社

到底谁是中国未来文学界的领军人物？

首次对 22 位中国少年写作天才的心灵访谈

113011


K828.4
2



成名？

韩寒、郭敬明等人成名的心路历程

ADA35/04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名? / 小饭主编.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1
ISBN 7-105-05967-2

I.成... II.小... III.青少年—访问记—中国
IV.K8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1320 号

成名?

主 编: 小饭

选题策划: 黄杉果 罗焰

责任编辑: 罗焰

装帧设计: 红美人工作室·范晓莉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北京平谷大华山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24 印张 11.5

印数: 0001 — 20000 册 定价: 19.8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第二汉文编辑室电话: 64228001;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前言：当你们面对自己的舞台

本书中所选用的
图片均为被访谈
者自己提供，特
此感谢。

能够主编这样一本书，一是荣幸，二也相当激动。

由一个“新概念作文大赛”刮起的文学热潮，造就的出版奇迹，使得几年内文学重新成为了人们愿意触及的话题之一。置身其中，你根本无法摆脱身体里那些对文字的欲望。这欲望如同巨大的蛔虫，洗涤着这些年轻人的肠胃。

访谈是一个有意思的形式，那些出众的人总能在访谈中恰当地表现自己，你可以读到一些看上去毫无关联，实则真实地反映了被访谈人心境的话语。有些访谈很幽默（比如岑孟棒），有些则很感人（比如刘莉娜）。

把这些作者混为一谈也许并不明智，他们各有各的生活，追求也大不相同。韩寒开着赛车，郭敬明还在为自己的导演梦努力，杨哲也是。苏德，周嘉宁以及张悦然之间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但七月人、陶磊和小饭之间的阴谋也不能忽略。刘嘉俊的生活本身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标本，而刘莉娜永远心地善良，令人感到温暖。徐超似乎是天生的艺术家胚子，他开始留头发了。乱世佳人活泼，独立。蒋峰几经折返，去了广州暂时安顿了下来。岑孟棒机智幽默，一喝酒就脸红。茵瑶也很独特，看上去比以前更加成熟。陈佳勇在上海《新闻晨报》，是该报“四大主笔”之一。胡坚的冷静，任晓雯的从容，桃之夭夭的深刻，王越的隽永，陆璐的冥想……列出的被访谈的作者名单，足可以拉虎皮作大旗。但是还有漏网之鱼，比如宋静茹、尹珊珊、

张翼珍、陈安栋……由于种种原因（人力上的，时间上的），我们没有将对他们的访谈列入其中。

现在媒体已经将他们冠名“80后”，看上去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叫法，可以原谅他们在这方面缺乏想象力和才华，他们仅仅提供了一种指称上的方便。在这里无须辩解，我们的工作只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去了解那些他们喜爱的作者，应该说这是一个有效的途径。那么这些被访者呢，他们得到的是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

就如同残雪先生所言：“在我们这个古老的、世俗的国度里，纯文学刚刚起步。”现在又多了这些年轻人（不是全部，而是一部分），应该说是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文学向来都有传承，有衣钵，只不过这些年轻人还不在于，他们还需要更多的转折和机会。

还是有顾虑——他们过早地被抛进市场，在成长的道路上出现了真空的阶段（毛尖），承载着长辈们的期许以及同龄人的爱戴，虽说“成名”，但也精疲力竭。也许这就是代价。应当说这不是什么问题，这个世界就喜欢淘汰赛。也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去搞文学，也别指望——但总跟文化有关吧。就像桃之天天所说：“新概念的这群年轻作者，将是中国未来文化界的领军人物。”我对此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最后感谢唐一斌、陶磊，正是由于这两位帮忙，这本书才能及时地出现。

编者

2003年11月上海

世界视觉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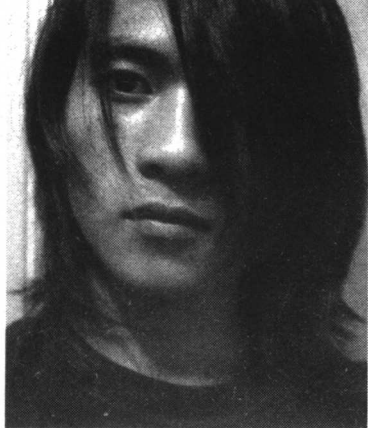
Sina 新浪
www.sina.com

Sina 新浪
13.000

Sina 新浪
13.000

韩寒，“少年作家”的典型代表，青春文学领军人物，1982年9月出生
于上海，1999年因参加“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得一等奖和六门功课不
及格而留级名噪一时，在报纸杂志上面曝光率赶超流行歌手偶像明
星。对中国现行教育体制抱有不满意情绪，身体力行，成为著名的“韩寒
现象”。现在北京极速车队玩赛车。

已出版：2000年5月长篇小说《三重门》，2000年8月作品集《零下一
度》，2002年1月长篇小说《像少年啦飞驰》，2002年10月作品选
《毒》，2003年8月杂文集《通稿2003》。



对于人家的评价,我无所谓 ——韩寒访谈

采访韩寒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打电话就打了一个星期。听闻他不认识的电话是从来不接的,这下我总算见识到了。好不容易通过辗转关系联系上了,约好了时间,打电话过去,却是电话已停机的消息,让我郁闷半天。后来才知道这小子把他的电话来电转接到一个已经停机的号码上去了——为了杜绝多余电话。本来这件事情是秘密,不能公开披露的,不过我采访的时候说到这个,他很诧异地说:“怎么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啦?”我想既然全世界都知道了,我写一写增加一些乐趣,也没有关系吧?

韩寒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我早就听老大赞扬过他,采访中终于见识到了。他喜欢用比喻,往往这个比喻让人觉得比原来的事情还有趣得多。看得出他是很热爱赛车的,采访中他多次拿文学和赛车比较。和他谈话是件愉快的事情,常常让我大笑出声,不过写稿子确实很痛苦的,特别是韩寒的思绪飞快,说话飞快,我的笔却很迟钝,然后闷头研究自己当时究竟写了些什么……然后第 N 遍发誓

好好练字。

韩寒和新概念

记者：新概念在你心中是怎样的比赛？当初为什么会参加新概念？

韩寒：作文比赛是个有意思的比赛，新概念在形式上与以往的作文比赛有些不同。

当初是爸爸看到这个比赛通告，就寄了我的文章过去，我当初也觉得参加一下挺有意思的。

好多人都觉得我是因为新概念才出来的，其实我不是这样想的。在新概念比赛之前，我的《三重门》就写好了，参不参加我都会出书。现在的情况是锦上添花。

记者：得奖到现在已经过去四年多，请你说一说现在看待新概念的一些想法，与过往有没有不同？

韩寒：我现在不看新概念了，对新概念的印象就到第二届为止，我现在只能对他的发展略作想象。可能现在的作者都会猜想评委的心思，分析什么样的文章才能讨评委的欢心吧。

记者：你觉得新概念的性质改变了么？

韩寒：新概念的性质？我不关心，也就不知道它改变了没有吧？（叹气……）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记者：两次得奖以后，对于一等奖和二等奖都分别自己是怎么看待的？

韩寒：现在看来参加第二届新概念没什么意义，当初只是觉得

好玩。第二届的文章不是很好,我自己也不是很喜欢,所以拿二等奖也不算意外。

比赛这种事情很难说,说不定我以后还匿名参加呢?

记者:有说法说,第二次没有拿到一等奖的原因,是评委认为韩寒没有进步。对此你是怎么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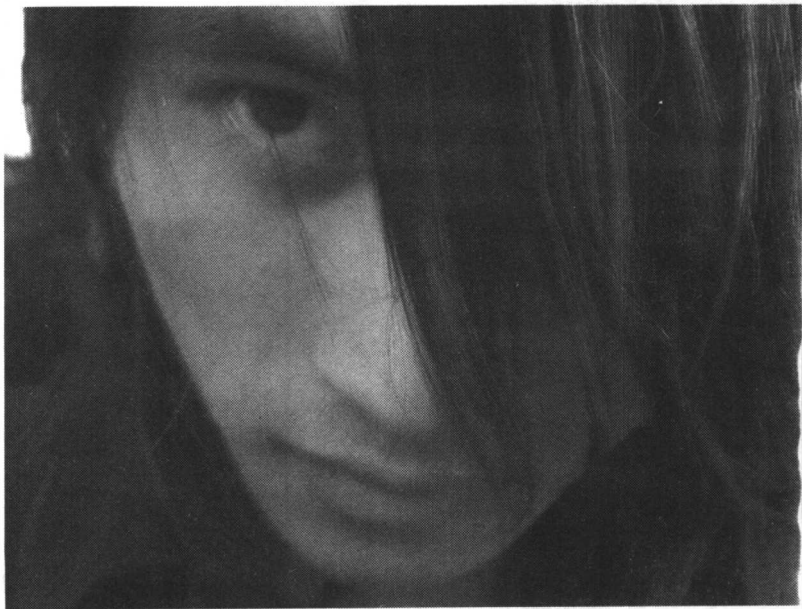
韩寒:我觉得这个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第二届的文章没有第一届的好,所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不知道评委怎么想的,可能不参加第二届会比较好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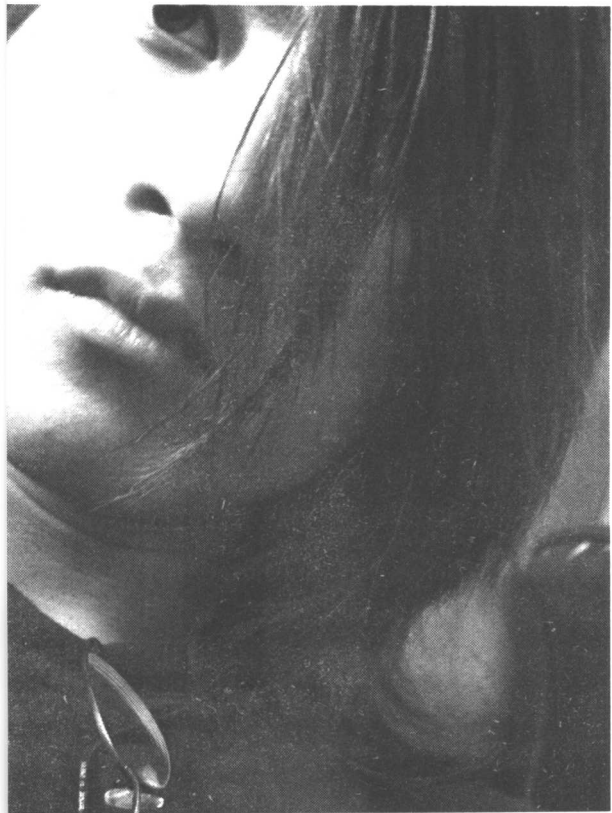
我还是认真对待这个比赛的,不会拿《好吃的苹果们啊》这样的文章去参加比赛。其实我觉得,文字在没有达到一个高度前,不存在这个东西怎么样,只存在这个东西是谁写的。

就像我写的《好吃的苹果们啊》,是我写的,就能进书里面,是学生写的,作文就是不及格,是鲁迅写的,可能就有一大批人考证研究它的内涵了。

记者:评委的评价对于一个年轻写作者来说重要吗?那对你来说呢?

韩寒:对于评委来说,一篇参赛





文章并不重要，评语也是随便写的，并不会投入太多精力。但对于作者来说，这几句评语很重要，可能会影响后来。

我对评委的评语，可能看几眼吧。

我书里面的序都不是我要人家写的，是出版社的意思。写序的人通常都会有点地位吧。我不喜欢我的书里面有别人的东西，现在更不需要谁给我写序，我喜欢自己的书比较纯粹。

对于人家的评价，我无所谓。他们说什么我也不介意，是怎样就怎样吧。

韩寒的书和他的赛车

记者：最近在干什么？还在

看书吗？看什么书？

韩寒：已经差不多两年没有看过什么书了。平常只是上网看看新闻，常去的网站是新浪和中华。看的新闻多是八卦新闻，没办法，这种故事，点击率永远最高。

平时看些电影消遣，喜欢国外大片，像《终结者》、《生死时速》，虽然知道结果，还是特别好看。最不爱看艺术片，一个镜头晃半天。

在北京空闲的时候喜欢去三里屯的酒吧晒太阳，我喜欢露天的，不喜欢特别吵的酒吧。从三点到五点讨论到哪里吃饭，然后因

为意见不统一，往往就在酒吧吃点薯条什么的。（怪不得这么瘦）

现在我已不太喝酒了。我觉得抽烟喝酒都是学生的幼稚行为。上学的时候觉得喝酒很好玩，其实就不好喝，喝多了又难受。开车比赛更不能碰酒了。现在也不抽烟了，没有刻意去戒，很自然的也就不碰了。有时会叼着烟当装饰，就像眼睛一样。

最近在上海，一个人开车在外面晃，也没有找朋友玩，无聊其实挺好的。我以前感觉无聊，现在爱上无聊。人家说，搞文学要经得住寂寞，原来就是这样啊……现在终于明白了。

记者：文字在你心中曾经有怎样的位置？

韩寒：文字对我来说，是诸多兴趣中的一种，以前上学，自修课上偷偷写点东西已经算是“做坏事”了，但从学校出来后发现，可以自由自在做很多事情，写作也就不是惟一选择了。

我觉得文字就像赛车一样，赛车不用看别人怎么开，文字也不用看别人怎么写。真正文学的东西是很崇高的，但现在的好多作品都算不上，我现在已经没有兴趣看这些了。有阵子在看老刘极力推荐的《小径分叉的花园》，看了一半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觉得最好的作品一是文字一定要好；二是有情绪渗在文字里面，好比《挪威的森林》，他描写高兴心情的时候，文字也是灰蒙蒙的。

我觉得现在让我能看下去的作品，要么是类似《故事会》的小说，要么就是文字非常流畅优美的。我对文字的要求蛮高的，现在的很多作品，完全通篇莫名其妙，这种东西我根本无法看下去。就好比一个女子的外貌与内心一样，只有表面漂亮才能让我有兴趣去理解她的内心吧。

记者：现在的赛车呢？

韩寒：我现在把赛车作为我的一个职业。从小就喜欢赛车，现在有这个经济条件，梦想实现得比较早吧。国内赛车水平比较低，练习个两年左右就可以参加职业比赛了。我从前年开始接触赛车，今年开始参加比赛了。不过因为非典的原因只在北京赛了一场就停下来了，现在回到上海四处闲逛，钓钓龙虾……

对于这次比赛，参加比赛的车子大概有 30 辆左右，我的跑动经验可能比开了十几年赛车的人差，但技术上绝对没有问题。我第一场比赛拿了第六名，比赛之前，好多人希望我退出，心想这小子有钱就来烧钱，都觉得我是玩票性质的。不过比赛以后，大家都可能改观了，因为新人拿个第六名已经很不错了。我这次比赛跑得比较保守，想求稳一点。新人由于开车的时候会过度兴奋，转弯翻车、冲进人群、轮胎爆胎都很平常，可能是我比较“成熟稳重”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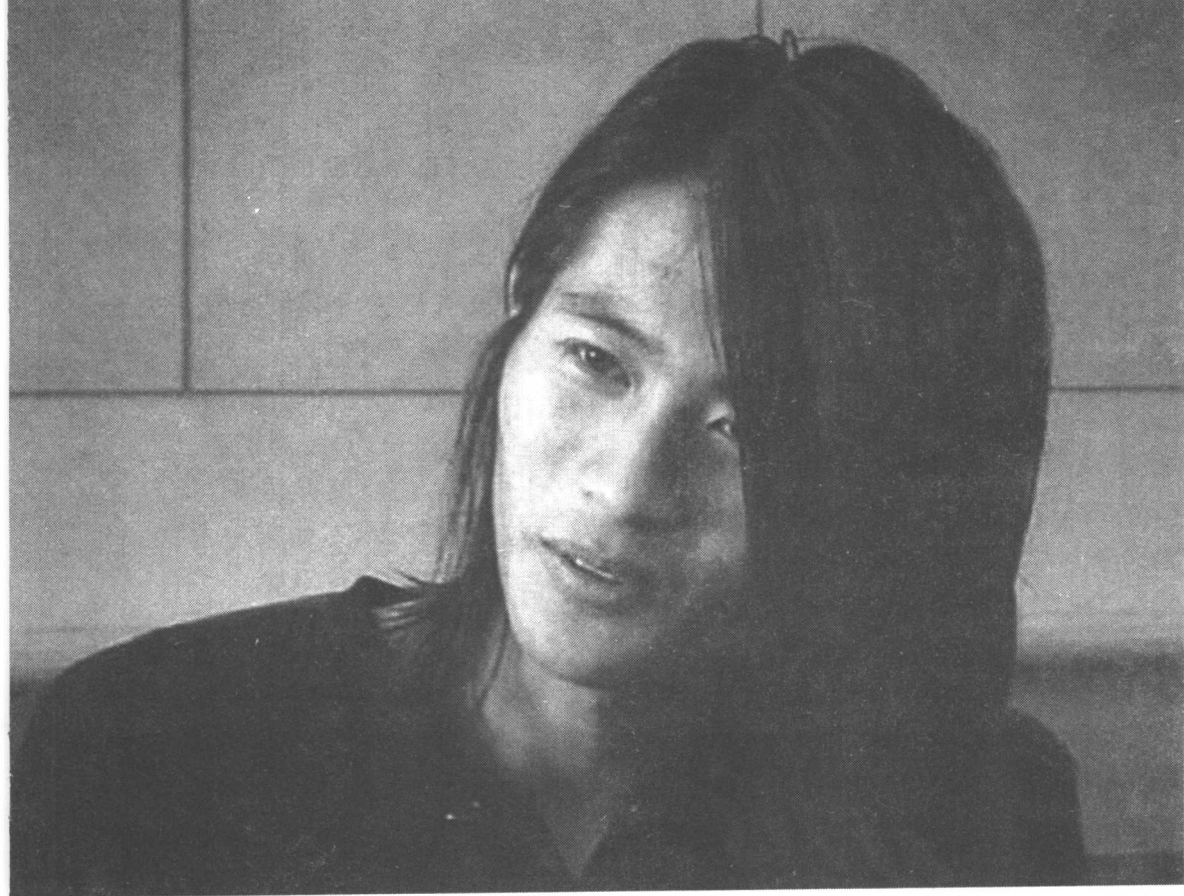
记者：说说你的车，听说你换了好几辆车，还有摩托？

韩寒：车子？我比赛用的车子是三菱五代 EVO5，平时开的是奥迪 A6，大概是我的第五六辆车的样子。

摩托车现在不开啦（看来是找到更刺激的赛车了），现在只是收藏。说是收藏身边也只剩一辆雅马哈 V2，被人借走了两三辆，借给谁大概都已经记不清了。

记者：有没有想过将来？

韩寒：我觉得“人算不如天算，打算也没有用”。我有个朋友，计划了两年开网吧的事情，资金也到齐了，“非典”一来，北京出了一条规定，以后不再批准网吧经营执照，他的一切都泡汤了。所以啦，我觉得还是随心所欲比较好。



记者：会继续写书吗？

韩寒：目前没有这个打算，我也不会把文字当成一种职业。我觉得搞文学的都特别婆婆妈妈，构思小说的时候一个人在酒吧里扮忧郁……哈！

记者：那你觉得你的赛车会持续多久？

韩寒：赛车不同，这像个男人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可以持续很久，它不是我一时冲动的消遣。而且，赛车水平到了一个高度就不

会下来,技术达到了,经验慢慢累积。它的职业寿命也很长,国外 50 多岁的人都在开赛车。

记者:《三重门》的高潮已经褪去,有没有打算出书制造另一个高潮?

韩寒:我觉得我不需要再去制造一个高潮。现在《三重门》一年还能卖 20 万本,其他的书一年最少 10 万。《三重门》的总销量已经超过 120 万。现在,我为了钱或者其他去写书已经没有必要。而且人和书都是很复杂的东西,大家都会抱有“第二本不如第一本”的想法,其实我觉得我的《少年啦飞驰》就比《三重门》写得好。

至今出的这四本书里面,我喜欢《毒》的封面,里面的东西都是我

自己做的。我一直希望自己的东西有精选,我有个想法,每出三本书,就有一本《毒》,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听,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含义,好听就行。

赛车就简单很多了,快就是快,慢就是慢,喜欢就是喜欢。危险?保护措施做得很周到,中国赛车没有死过人,我自己至今没有出过意外,人家开完车车身伤痕累累,我的车什么痕迹都没有。而且,自己在赛场中飞驰,自己的朋友、女朋友在场边提心吊胆,感觉很好。

记者:你成名后,曾关注过那些和你差不多年纪的写作者吗?为什么?



韩寒：没有关注过一个人。

可能有好多写东西的人或者出版社，因为我的知名度不得已都关注我，关注我的同时可能还看不起我。

做个比方吧，F1 里面，别人都盯着舒马赫，但舒马赫从不盯着这些人吧？

文学在我心里面的位置，不是很重要的。本来，我也不是很喜欢文字。只是有时候，我觉得，需要写一些东西，倾诉一些东西罢了。

记者：另一个“韩寒”已经出现，有没有觉得现在的自己已经过气？

韩寒：我现在已经不出书了，也不关心这些，甭管是谁都一样。

就像歌星，再红的都会有过气的时候。你可以看看另外一个人，四年以后会怎样。

看别人出书，自己如果很紧张，时刻担心自己的地位会很累吧？没有这个必要，也很傻。

我的心思现在都在赛车里，赛车在我心里比文字重要多啦。

韩寒成熟了

记者：高中休学的选择，以自己现在的眼光来看，觉得是否明智？自己现在还会这样做吗？

韩寒：如果现在让我选择，我还是照休不误。学校的生活不大适合我。关键是我的成绩实在太差，我觉得退学是迟早的事情，与其让学校来踢我，不如先人一步，自己先申请。

记者：不可否认，韩寒的出名和休学，和“韩寒现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出名到现在，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韩寒：改变？我觉得我本身没有太大的变化吧，本质的东西、原则都没有变，有些事情，当初不会做，现在也不会做。

还有就是，好多问题看得更加淡了，骂也好，表扬也好，都无所谓了。一般都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嗨嗨，上学的时候就这样，现在可能已经达到“宠辱不惊”的地步了吧。

生活当然有大改变，表面上，物质上，那不影响什么。而且我觉得，一个月有五六百元是这么用掉，一个月有几十万，也是这么用掉了，日子一样紧巴巴。在学校的时候自行车就满足了，现在关注的是汽车什么时候降价。

记者：有一段时间，你始终处于社会关注的中心（到处做访谈），那时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韩寒：我集中做了一阵子访谈以后，就不做了。觉得可以了，够